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月/于晴著. 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04.8(于晴作品集)

ISBN 7—5354—2866—5

I.追…

II.于…

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82344号

本书由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授权

责任编辑:贺强

责任校对:朱任

电脑制作:林渊

责任印刷:李斌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07 传真:87679300)

(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上海长文图书文化有限公司

(地址:上海市共和新路966号1903室)

(电话:021-56320330 传真:56320317)

(电话:021-54039696*623 传真:54040152)

印刷: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9×1092毫米 1/32

印张:7.25

字数:150千字

版次:2004年9月第一版 印次:2004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16.0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1-5632030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请与上海长文图书文化有限公司联系调换

追月

于晴
著

如果有一天，我们之间真的水到渠成了，
那一定是我爱你或你爱我
已经必须藉由这样的缠绵来让对方感受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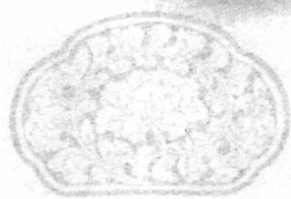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追月



于 晴 ●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● 翻 干

林徽因文集

楔



子

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是几万年来火星离地球最近的日子，左邻右舍结伴去看火星，所以连路灯都暂时停业。小小的社区一片黑漆，仅仅靠天上淡淡的星光跟她窗口的灯来照亮她住的这栋公寓。

她住在第三层，窗口拉得大开，让夏天难得清爽的风吹拂她的脸。

身后的电视主播正播报着火星靠近地球的这几个月，将会升高犯罪率，同时影响人类的生理与心理状态。她听得不是很专心就是。

事实上，最近她老觉得不是很能集中精神。

“难道也是火星影响？”说出口，连自己都觉得很好笑。

很清爽的风吹乱她一头短发，她擦了擦头发，手臂垂在窗外的同时，手腕上的链子滑落。“咚”地一声，落在一楼的草皮上。

她愣了一下，探出窗，眯眼往乌漆抹黑的地面看去。

“怎么搞的……”她的手链大小适中……不如说，她手腕有点胖，手链恰恰卡在她的手臂上，绝不可能有一夕之间削肉落链的事情发生。

她要缩回窗的同时，忽地，好像有人从背后用力推她一把。

整个身躯翻出窗外，直坠地面，连声惊呼都来不及叫出口。

今晚的风一直在吹，三楼的窗帘不停拍打着玻璃窗，电视在回放新闻，一直重复重复……而地上，无人。

楔



子

明 南京

“爷！爷，殷爷，等等！”圆圆胖胖的老板站在铺子的门口猛向他招手。

殷戒抬头看去，瞧见是聂家名下的当铺。他走上前，注意到明明是快过年的冬天，老板却汗流浹背。

“殷爷，好歹等到你了！”胖老板一握到他的手臂，立刻拖着他往当铺里走。

“等我？谁让你等我了？”他在南京已有年



余，全力在聂家做事，但不曾涉及当铺方面的事情，这个当铺老板找他能有什么事？

“方才四爷来过了。”胖老板连忙从怀里掏出小小的锦盒。“原本他是要亲自拿给您的，可是他临时有事出城，便叫我亲手交给你。”

殷戒接过锦盒，上头还残留热呼呼的体温，想必胖老板揣在心里片刻不敢放开。什么东西这么重要？他一头雾水，但未表露在他平静的脸上。一打开锦盒，随即错愕。

“这是要给我的？”

“是是是，殷爷，四爷说你刚买下城尾的宅院，打算定居在南京，这手链就当是庆祝您乔迁之喜，请您收下了。”胖老板当他是主子看待，语气十分客气：“四爷要我顺道转告您，不必觉得太贵重而不愿收下。这是昨天有个小姑娘来典当，确定不再赎回，才将它转赠给您。”

这东西给他有什么用？他是男人又不是女人，根本戴不下这手链，这黄金手链精美又秀气，链子内侧刻着奇怪的图样，这些都不算什么，稀奇的是链子上发亮的石头，很像是海外的奇珍异宝。

现在有多少走私船往返于番国与中土之间，就为了寻购千金难买的奇珍宝石，收购之后，多卖给京师的皇亲贵族，民间非富豪家则少见。



那姑娘会来典当，多半是家道中落了。

“殷爷，这是四爷一片心意，您收下吧。”胖老板殷勤地说。他知殷戒是聂家的妻舅，地位不同于一般亲信。尤其这一年多来殷戒接手书肆，同时又在学习其它商行的知识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聂家培养的不是得力助手，而是让他将来能够独立门户。

见殷戒面露古怪，胖老板又道：

“我猜四爷的意思，是暗示你二十多岁了，早该成家了，这特别的链子可以转送给你心仪的人啊。”

心仪的人？他对男女皆无兴趣，对于传宗接代也没有很强烈的念头，就算殷姓在他这一代断了，他也只会说断得好，哪来心仪的人？

“殷爷，依您的身价明明可以买栋华宅的，为什么要买下城尾的破宅院？连丫鬟长工都不请？”好奇的探问才落下，还等不到殷戒的回答，外头忽然一阵异样的喧闹。

殷戒暂时将锦盒收妥，跟胖老板走到门口，瞧见街上人群四处闪避，马蹄声由远而近，似是狂奔在街头。

谁敢在南京城里这么肆无忌惮地策马奔驰？不怕伤人吗？

殷戒随便抓了个人，问道：“小兄弟，是出



了什么事？”

“殷爷！”殷戒相貌普通，会让人记住，多半是因为他的身分。“新官上任的右都御史刚捕获一头野狐，没料到带回官邸的途中，就被那头野狐诈死脱逃！”

好狡猾的狐狸啊。殷戒暗讶，问：“所以他就在大街上找那头狐狸？”

“不只是找，简直把城里当是狩猎场……”话未完，一道火红的影子从眼前闪过。

殷戒本身习过武，眼力极尖，看见那道火红的影子正是一头狐狸。这不是一般赤狐啊，在他所知的范围内，不曾看过这种毛泽似黑如红的狐狸……

“小心！”殷戒连忙拉过胖老板跟路人，锐箭直挺挺地陷进泥地之间。

“我的天老爷啊！”胖老板吓得差点跌倒。

狐影遁入四散的人群之间。他抬眼，看见街头马上的男子竟然再度举起弓箭。

这简直是不把人命放在眼里了，他虽然没有什么正义感，但还不会眼睁睁地看人死在自己面前。暗暗咬牙，飞身上前的同时，拐了张路边摊的凳子，动作之快，等到众人听见好大一声的“咚”时，才清楚地看见不知何时殷戒竟然挡在路中央，以凳挡箭。





那箭头有一半硬生生地穿过凳面，再差一点，就能穿过他的掌心。殷戒虎口微微发疼，没有预料到一个右都御史竟然天生神力得可怕。

当一箭再度破空而来时，殷戒已然有了准备，微微侧身避开箭锋的同时，袖尾飞卷，缠住被赋与天生神速的利箭。

第一箭可以当误射，第二箭分明就是针对他而来！

“大胆刁民！竟敢阻拦右都御史猎狐！”身边的护卫怒斥。

殷戒的脸色未变，只平静道：

“正因是右都御史，才要出面阻止。要是在南京内公然闹出人命来，即使是官，也得吃上牢饭。”

那马上的男子哼笑一声。身边的护卫喝道：“右都御史兼爵爷乃章世显大人之子，就算伤了人命又如何，谁敢动他？”

殷戒闻言，错愕万分，直觉往背光的马上男子瞧去。

章世显早已告老还乡，本以为今生今世不会再听见这名字……

原来，他还有其它儿子啊……



花花公子……呢，殷戒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会纵欲过度的人啊……

半年后——

一身灰蓝色长衫，腰间束个镶玉长腰带的年轻男子走进书肆。他的黑发束起披散在肩后，身子修长而不粗壮，从正面看去，他的长相普通难以引人注意，但浑身的气质宁静而内敛，不像时下文人的软弱，也没有商人的铜臭。

“小董，今天不是书肆的出书日吗？”他注意到书肆虽门庭若市，但总不像以前一样的拥挤。

“是啊。”伙计小董拉过他，小声道：“殷爷，连你都看出人变少了，今天是‘封漕书肆’的出书日，本来应该热热闹闹的，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隔壁的街上的巷子里多了一间书铺子。”

“书铺子？‘南亚斋’的分铺吗？”全南京城里，敢砸重金跟封漕书肆耗的也只有南亚斋了，书肆其余大小事情全经过他的手，他怎么不知道南亚斋私下搞小动作？



“不不不，跟南亚斋无关。是小小小小的书铺子而已。”

“小小书铺能影响得了咱们书肆吗？”他不以为然。

小董搔搔头。“我也搞不清楚，都是听人说的。说是巷子里有间卖书的小铺子，这间铺子卖的书，价钱只有咱们的三成，一些较穷的读书人贪便宜都过去了。”

“三成？”原本的漫不经心换为讶异。

“听说，那里头连咱们书肆里的书都有呢。”

殷戒闻言，皱起眉头。“是哪里的不肖商人敢私售书肆里的书给他们？”思量片刻道：“你顾着书肆，我过去瞧瞧。”语毕，不再理会小董，往隔壁街上的巷子走去。



这两年来，他早摸熟南京城内外的地形与路线，甚至可以背出哪里有什么店、店面何时换老板，怎么他一点也不知道隔壁街的巷里会有书铺子？

只有他们的三成价？就算印刷纸张用到最差的，三成价也不够成本啊，是哪个不懂经营的老板在搞



她是姑娘，不是男人……

乱价钱？

走进巷子，间间都是民房。小董是记错了吧？
忽地，他看见一间……书铺子……是书铺子吧？

巷子的中央，有一间民房疑似书铺。从铺外往里头看去，看见拼凑的桌面上全堆满了书，最里头还有个人坐在矮柜前不知在埋头写什么。微微测量铺子内的大小，应该是书铺老板把民房隔成前后，前面卖书，后面住人。

看见几名读书人挤在里头挑选书，他沉吟一会儿，正要走进去时，看见门口贴着对联，右联写着：二手空空走进来；左联写着：眼睛花花滚出去；横批：包君满意。

他一阵沉默。

这……算是对联吗？他读过书，虽然不比才子，但好歹有点根基，一看这对联，大概就可以猜到书铺老板的底子。

他摇摇头走进去，低头一看铺子里的书，惊诧完全流露在他那普通的脸庞上。

这书……是有人看过的啊！

拿起来翻，里头还有随兴的题字……另一本不是封溪书肆出的精本吗？

殷戒迅速扫了一眼桌面所有的书籍。全部是旧的，纵然有被清理过的痕迹，但仍然可以一眼看出



没有一本书是新的。

这种书也能拿来卖？应该烧了才是。

“公子，请随意看。有喜欢的再结账就可以了，一本书只有原价的三成就好，保证物超所值。”

他抬头瞪着那又埋头不知在写什么的书铺老板。那声音……分明是女子所有！

原要喊一声姑娘，又看见她身后的木板上贴着一张纸，上头写着：进来是俊才，出去变天才。

“……”他的嘴动了动，却不知要说什么才好。

“公子，要我帮忙吗？”她正好又抬头，看见他的脸色古怪。

这一次，他清楚看见她的相貌。她的小脸偏黑又瘦，鼻头全是汗珠，穿着少年的衣物，头上戴着帽子，连撮发丝也不露，纵然如此，任铺子里的谁也还是能看出她是女儿身啊。

“公子？”

连声音都是姑娘家所有，他绝不会错认。

殷戒又掀了掀嘴，临时改口，指向她后面的木板。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她回头看了一眼，然后笑容可掬道：

“这很简单啊，你看，进来这间书铺的都是一



她是姑娘，不是男人……

时之选的俊才公子们，等出去了，就变成绝世大天才啊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问。她的腔调软软的，有点奇异，让他猜不出她是打哪儿来的人。

“因为买了我家的书啊。”

“你家的书？姑娘，这些书都是旧的。”随手拿起一本做了笔记的书。“你拿这种东西卖人家？”有没有道德啊？

“公子，这些书的确是旧的啊。”仿佛天气很热似的，她抹了抹脸上的汗，笑：“我卖的本来就是旧书。你拿的那本，前任主人在上头写了一些字，那也没有什么不好，你还是可以读到完整无缺的书，而且还能参考呢。”

“参考？”

“当你读到有题字的段落时，你可以看看自己当时所领悟的，是不是跟前任书主是一样的啊。”

这是什么歪理？

“对了！”她起身，从矮柜后走出来。“你要不喜欢，也有其它完整的书，保证没有缺页题字。你看，还有一本书上头有聂封漭写的跋，据说他很出名，经他手的书，要收藏不易，你要不要？一样三成价就好。”

殷戒瞪着那本人人该视若珍宝的蓝皮书，沉默



半晌，才转向她。她的个头好小，勉强及到他的肩，近看之下，她的小脸还是没有什么特色，只是满脸的汗……目光下移，注意到她穿的是少年的夏衫，衣服并不厚重，铺内最多有点点的闷，但称不上热，有必要这么夸张的流汗吗？

“你没听过聂封澹吗？”他问。

“完全没有听过。不过隔壁街上有家封澹书肆，我倒是听过。”

聂封澹乃是当代出名的出版商，为书写跋的功力至今无人所及，她没有听过聂封澹就来开书铺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她能拿到拥有限量发行的聂封澹跋的书，更让他难以置信。

“姑娘，你这本书是打哪儿来的？”

“商业机密，不能透露。”她笑。

商业机密？这也能叫商业机密？不过是个拿旧书来卖的穷酸老板而已。这些旧书是不是她偷的，都令人怀疑了……他目不转睛看着几名读书人心满意足地买了书离去。

“姑娘……你何时开张的？”殷戒问道。

她过了一会儿才答：“好几个月了吧，公子，你慢慢看。”她走回矮柜后，边说：“你要是需要纸，也可以跟我买，价钱也是只要三成价就够。”

“纸也只要三成价？”她岂不赔死？